

前几日,在东明县博物馆“黄河民俗展厅”,我看见了一间老堂屋客厅的布局摆设,恍若重回旧时光。

老瓦房,长辈的堂屋客厅里,一张老式长条几两头翘起。条几前,一张八仙桌,两把太师椅。北墙上,正对堂屋门挂着中堂画,画的是一条鲤鱼,在汹涌波涛之上,摇头摆尾,有鲤鱼跳龙门的意境。中堂画两边,配着对联。

目睹此情此景,我恍然觉得,它就是我家的老堂屋。

据我爹讲,1943年到1954年,在城里中心地带——大隅北路东,我家开着荣茂祥百货店。全家住在店铺后宅里的时候,因为生意兴隆,家境逐步殷实,我老爷爷住的堂屋正中间,就有这样的摆设。

老爷爷去世后,我爷爷成了家族里的掌门。他和我奶奶住的堂屋正中间的一间房也摆上了长条几、八仙桌。椅子,不是太师椅,而是老式圈椅。正对门口的墙上,挂着中堂画。春节期间,中堂画换成轴子——大型家族族谱。那时候,爷爷的堂屋是家族人聚会的场所,是街坊邻居串门拉家常的场所,也是春节期间拜祭祖先的庄重之地。

年三十晚上和大年初一中午,将八仙桌往前拉,周围摆上椅子和条凳,全家人聚餐。那时候,生活艰难,平时吃

饱肚子都成问题。可是,每到春节,八仙桌上总要摆上荤素搭配的菜肴。家族里的成年男人,围坐一起,吃菜喝酒,谈天说地,其乐融融。小孩子和妇女坐在一旁,吃吃喝喝,说说笑笑,打牙祭,也吃几顿饱饭,让平时瘪瘪的肚子撑得鼓鼓的。

20世纪60年代后期,刮起了“破四旧”的飓风,我爷爷堂屋里的中堂画和轴子刮没了。

最难忘
zuizuinanwang

老堂屋

□ 李俊明

爷爷奶奶不在了,我爹成了家里的掌门。20世纪80年代,他和我娘住的堂屋明间也摆上了长条几、八仙桌。长条几,是我二哥找木匠按明代风格制作的。八仙桌,是我爷爷屋里的老物件。看模样,就知道有年头了,像是明代风格,榫木结构,造型简洁朴素。老式圈椅,也像明代风格,线条流畅,比例匀称,简约大方。掂一掂,分量很足,应该是好木头做的。深棕色,带包浆,摸一摸扶手,滑润润的。一位

当漫天飞舞的雪花轻抚苍凉大地,寂寥的原野静静地任由凛冽的寒风肆虐时,大寒时节开始君临天下,彻骨的寒意笼罩了整个大地。

大寒是二十四节气的压轴节气。《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云:“十二月中,冷气积久而为寒,大者,乃凛冽之极也。”就是说,大寒时的天气寒冷到了极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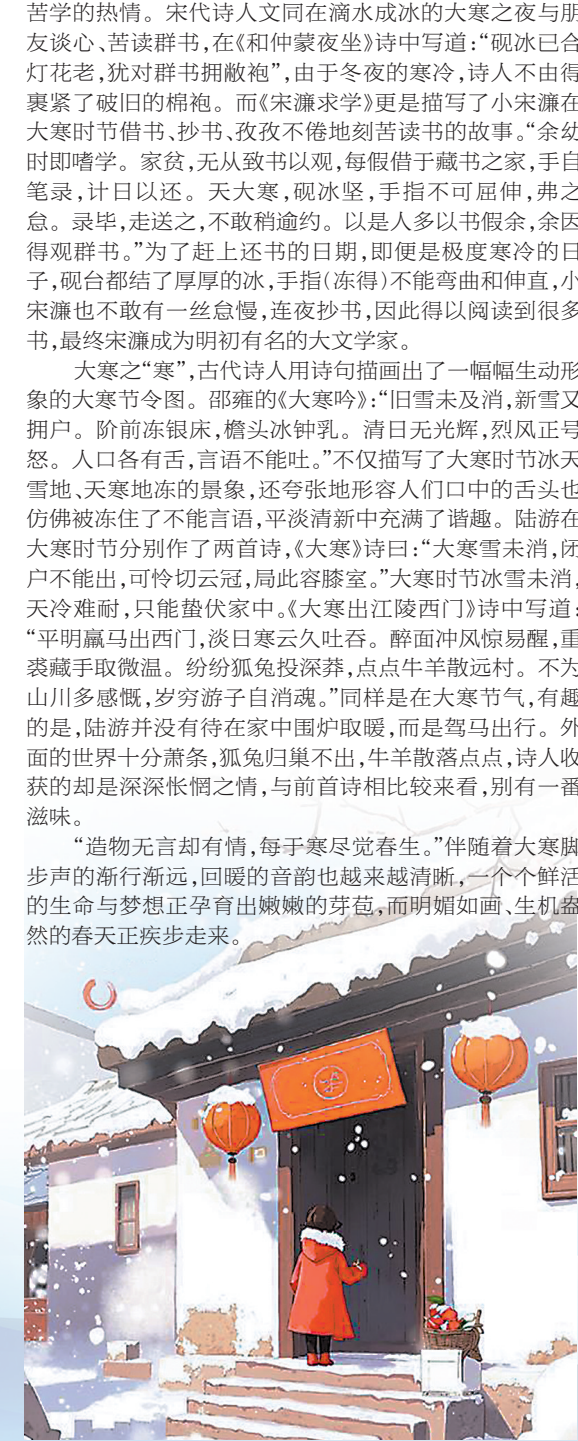
沉淀在二十四个节气最底部的大寒时节充满着严峻、严酷和肃杀,凛冽的寒风已成为天地间的主旋律,高挂在天空的清冷的冬阳也失去了温暖的辉光。随处可见屋檐下如万箭齐发的冰凌,那些散落在背阳处的积雪也被冻得结实结实。波光粼粼的小溪变得沉静起来,田野空旷而静寂,路上的行人早已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夜晚,原来皎洁的月光也是寒气逼人,仅有的几颗星星在远处眨巴着眼睛,一会儿便隐没在夜空中了,光秃秃的嶙峋苍黑的枝干无声地挺立在无边的寒风里。

勤劳的人们并不惧怕大寒,他们知道大寒能够慰劳年景。陆游诗云:“苦寒勿怨天雨雪,雪来遭到明年麦。”严寒大雪固然给生产建设带来影响,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但那直入骨髓的冷,足以把那些积聚了三季能量还在寒冬中垂死挣扎的各种害虫以及病菌彻底冻死,对庄稼有益,也是人们获得丰收的基础。所谓“该冷不冷,不成年景”“大寒不寒,人马不安”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大寒时节,寒冷无处不在,但是无法阻挡古代读书人苦学的热情。宋代诗人文同在滴水成冰的大寒之夜与朋友谈心、苦读群书,在《和仲蒙夜坐》诗中写道:“砚冰已合灯花老,犹对群书拥敝袍”,由于冬夜的寒冷,诗人不由得裹紧了破旧的棉袍。而《宋濂求学》更是描写了小宋濂在大寒时节借书、抄书、孜孜不倦地刻苦读书的故事。“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观群书。”为了赶上还书的日期,即便是极度寒冷的日子,砚台都结了厚厚的冰,手指(冻得)不能弯曲和伸直,小宋濂也不敢有一丝怠慢,连夜抄书,因此得以阅读到很多书,最终宋濂成为明初有名的大文学家。

大寒之“寒”,古代诗人用诗句描画出了一幅幅生动形象的大寒时节图。邵雍的《大寒吟》:“旧雪未及消,新雪又拥户。阶前冻银床,檐头冰钟乳。清日无光辉,烈风正号怒。人口各有舌,言语不能吐。”不仅描写了大寒时节冰天雪地、天寒地冻的景象,还夸张地形容人们口中的舌头也仿佛被冻住了不能言语,平淡清新中充满了谐趣。陆游在大寒时节分别作了两首诗,《大寒》诗曰:“大寒雪未消,闭户不能出,可怜切云冠,局此容膝室。”大寒时节冰雪未消,天冷难耐,只能蛰伏家中。《大寒出陵西门》诗中写道:“平明羸马出西门,淡日寒云久吐吞。醉面冲风惊醒醒,重裘藏手取微温。纷纷狐兔投深莽,点点牛羊散远村。不为山川多感慨,岁穷游子自消魂。”同样是在大寒节气,有趣的是,陆游并没有待在家中围炉取暖,而是驾马出行。外面的世界十分萧条,狐兔归巢不出,牛羊散落点点,诗人收获的却是深深怜悯之情,与前首诗相比较来看,别有一番滋味。

“造物无言却有情,每于寒尽觉春生。”伴随着大寒脚步声的渐行渐远,回暖的音韵也越来越清晰,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与梦想正孕育出嫩嫩的芽苞,而明媚如画、生机盎然的春天正疾步走来。



生核桃和瓜子。来了,爹娘就催着来人吃。小孩子来了,还会捧上一把,递到他们手里。大人来了,我爹送上一杯热茶,让客人满嘴沁香,又暖心润肺。

中午吃饭时,八仙桌变成餐桌,一家三代人,后来是四代人,荤荤素素,推杯换盏,快乐无穷。吃过午饭,将八仙桌往前移动,就成了麻将桌。我们这一辈人,围坐在一起打麻将。老爹和老娘坐在麻将桌旁边的沙发上,笑盈盈地看着我们打。偶尔,老爹还会喊一嗓子:



人间真情
renjianzhenqing

我的母亲

□ 李江华

母爱是春风,轻拂人面,温情脉脉;母爱是陈酒,韵味醇厚,稍饮即醉。母亲给了我太多的感动,又让我产生无限的愧疚。正所谓“父爱如山,母爱如海”。然而,小时候生活在母爱阳光里的我,只懂得山的巍峨,却不懂得海的博大。

儿时,每当看到同龄人在他母亲怀里撒娇时,我总是孤零零地走到村口,盼望我的母亲早点回家给我一个温暖的拥抱。可直到夜幕降临,母亲才出现在我面前。我跑上去接过她的手提包,希望里面有我最爱吃的巧克力。然而当我打开时,除了厚厚的教科书和作业本,再也没有任何东西。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一直是忙碌的,从不给我们撒娇的机会。直到现在,我总感觉和母亲之间还有一种隔阂。母亲经常加班加点为学生辅导功课,而对于我们的功课,她却闻不问。后来,我成了母亲的学生,我想母亲总该关爱我了吧!可是,雨天,她总是把雨伞让给她的学生,而我却在泥泞的小路上滑倒……

母亲每天披星戴月,用瘦弱的双肩扛起了整个家。她既要照顾年迈的爷爷、奶奶,还要照顾我和年幼的弟弟、妹妹,我总是看到母亲忙碌的身影。

渐渐地,在母亲的教育下,我懂得了遇到困难时自强不息地奋斗。在母亲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毕业后,我也像母亲一样成了一名教师。当我踏上三尺讲台,看到一双双求知的眼神时,我才明白:作为一名教师,就意味着无私奉献。

一次和母亲聊天,母亲竟内疚地告诉我,对于我的成长她关注得太少了。然而那时的我不理解母亲,其实她哪有那么多的精力啊!母亲是个要强的人,她教的班级年年在全县竞赛中名列前茅。母亲总是忙碌于学校与家庭之间,即便这样,她爱的天平也总是倾向于学生而忽略了我们。

而今,母亲慢慢变老,退休后总是想儿女。得知学校通知我第二天要穿西服,她熬夜为我裁剪裤脚,第二天一早又将西服亲自送到我的面前。望着母亲熬红的双眼,抚摸

心香一瓣
xinxiangyiban

水仙,水上轻盈步微月

□ 徐楠

水仙,其叶似碧带,花洁如玉,冶情养性,素来深受士人的喜爱,古人将她与兰花、菊花、菖蒲并称为花中“四雅”。水仙花期在春节前后,自古便是“岁朝清供”的上选,常被视作迎春之花,每到过年人们总会买上一盆,象征来年好运。家中如有一盆水仙,满室便春意盎然。汪曾祺在《岁朝清供》里说:“水仙、腊梅、天竹,是取其颜色鲜丽。隆冬风厉,百卉凋残,晴窗坐对,眼目增明,是岁朝乐事。”

每年春节前,妻子都会栽上一盆水仙花。我对水仙情有独钟,不只是因为它亭亭玉立的神韵、冰清玉洁的花朵和馥郁芬芳的清香,更是因为它只要一泓清水、几颗卵石,就能长出令人喜欢的花朵来,简约素雅。记得去年元旦后,妻子买来几个水仙球,她熟练地剥掉水仙头干枯的外衣,直至露出蒜头般洁白的身躯。将“蒜头”用刀片轻轻划几下,然后把它放入瓷盆中,倒入适量清水,将卵石置于水中,这个神奇的小生命便开始了它的绚丽旅程。

两三天后,玉白茎片间便冒出一片尖细的嫩芽。我给水仙换水时,蓦然发现它的底部密密麻麻地长满了嫩白的细根,慢慢地扎进石头缝。随后的水仙长势越来越喜人,不久又抽生出扁平细长的芽条,小指宽窄,碧绿青翠。不经意间,嫩绿的叶子一片挨着一片,相互拥簇,撩起洁白的根茎,整个花盆,绿意盎然,生机勃勃。耐不住寂寞的花草从蔽藏的叶条间探出了“小脑袋”。萼端半透明的叶膜包裹着饱胀的花苞,一天天逐渐展开,分散出一个个花萼。

不经意间,忽然觉得家里暗香浮动,丝丝缕缕、清清浅浅的幽香沁人心脾,原来水仙开花了。那洁白花瓣、鹅黄蕊蕊、纤纤细腰,摇曳出万种风情,妩媚轻盈似水中仙女给春天跳舞。当年杨万里曾赋诗:“韵绝香仍绝,花清月未清。天仙不行地,且借水为名。”在诗人眼中,水仙花的清澈冷韵,连那月光都要稍逊一筹。在我看来,水仙清清淡淡地开一枝花,带来了一室香风,带来了春的清暖,亦带来了新春的宁和祥瑞。

“凌波仙子生尘袜,水上轻盈步微月。”这不仅赋予水仙花开之形,亦传水仙花开之神。它把水仙比作多愁善感的洛水仙子,那种飘逸之美,淋漓尽致,惟妙惟肖!在这酷寒的冬天,一盆水仙花开,顿时满室生辉。看着那傲然绽放的水仙花,我心中暖意顿生,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长河浪花
changhelanghua

卖菜的女人(外一首)

□ 王梦灵

她在风里坐着
几棵白菜、几个萝卜摊在地上
有人讨价还价
她没急,也没让
只是轻声说:“自家种的。”

我买了一棵白菜,三块钱
她递给我时,手指碰到我手背
冰凉

走出几步,我回头看
她又在低头理菜
像冬天里那种你无法靠近的温暖
不动声色

土豆的温度

土豆不是用来谈诗意的
它从不争春,也不讲颜色
一辈子埋在地下
只和黑暗打交道
但总能在锅里
释放一种奇怪的温暖

它切开后没有声音
也没有眼泪
只留下一层白白的澄明
你说那是淀粉
我却觉得,是它对这个世界的回应

冬天的晚饭
总要有一个土豆
炖一点牛腩,放一块胡萝卜
它不抢味,不张扬
但总在汤底安安稳稳
等你最后一口,用来收尾

点绛唇·习柔力球

□ 孙新民

球拍如环,画弧引月丝牵惹。
流星绕臂,圆转生千势。
进退腾挪,鹤步惊鸿似。
歇歇气,汗融春水,笑入清风里。

小小说
xiaoxiaoshuo

一等奖

□ 王辉

他兴冲冲地从颁奖大会上回来,眼睛里放着光彩。他的一篇关爱主题的小说《雨伞》获得了市征文大赛一等奖。

妻子不在家,大概出门买菜去了。妻子勤劳贤惠,家里的事都是她在默默地操持。

桌上放着一杯橙汁,金黄色的,散发着诱人的光泽。他喜欢喝果汁,这自然是妻子亲手为他准备的。他笑了笑,拿起杯子喝了起来。嗯,甜甜的酸酸的,非常好喝。随后,他走进书房,打开电脑,又在构思另一篇小说。随着悦耳的键盘声响起,一行行文字跳了出来。

外面淅淅沥沥地下了小雨,可妻子还没回来,不知道妻子是否带来了雨伞。

过了一会儿,他发现窗外有个人影在晃动,大概是妻子回来了。他忙起身去开门,一看是个老头,正站在屋檐下躲雨。他忙把门关上,坐下来继续敲击键盘。又过了一会儿,一阵轻轻的敲门声打断了他的思路,开门一看,又是那个老头。他不禁皱起了眉头。这会儿,他看清了,老头七十多岁,身体肥胖,脸上有一块铜钱大小的黑色老年斑,十分刺眼。老头张了张嘴,操着一口外地口音说:“能不能借我一把雨伞,我明天就来还。”他犹豫了一下,说:“家里没雨伞。”“呼”的一声就把门又关上了。

外面传来老头断断续续的咳嗽声,不久就消失了。他走到窗前张望,发现那老头已经走了。他松了一口气,重新回到电脑桌前,继续他的写作。

不知不觉天已经黑了,妻子迟迟没有回来。他开始有些担心,正要出门去找,妻子撑着雨伞回来了。他忙替妻子收起雨伞,发现妻子半个身子都淋湿了。他问:“怎么回事?是不是雨伞坏了?”妻子笑而不语,忙进卧室换衣服。他检查了一下雨伞,发现并没有坏。随后,他拿起放在桌上的获奖证书准备向妻子炫耀。

妻子换好衣服走了出来,一边整理凌乱的头发一边解释说:“路上遇到一个老人,他没带雨伞。我撑雨伞送他回家,事情就这么简单。”他问:“你们认识?”

妻子摇摇头说:“不。老人七十多岁,说一口外地话。因为他比较胖,我的雨伞又小,我把雨伞尽量往他那边移。”

他面露疑惑,问:“为什么要帮助一个不认识的人?”

妻子说:“我也曾得到过陌生人的帮助。有一天下班回家的路上,突然下起了雨。一个好心人递给我一把雨伞,她和我素不相识。这件事让我感触良多,感觉这个世界很温暖。”

他听了脸上一阵发热,忙问:“今天你帮助的这个老人,脸上是不是有一块很大的黑色老年斑。”

妻子说:“是啊,你怎么知道?”他喃喃地说:“刚才他跟我借伞,被我拒绝了。”

他手上的获奖证书掉在了地上。他明白,今天谁才是真正的一等奖获得者。